

到安江看“种”播天下

谭 谈

好多年以前，我就渴望有一天，能走进这个校园，能站到这块试验田边，吸几口这里的空气，闻一闻泥土的芳香，体会一番袁隆平科学探索历程上的苦与乐。

这一天，这个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，终于实现了。

在夏日灿烂的阳光下，我们缓步朝这个校园走去。两根上了年纪的砖柱，托起一个拱门架，这就是当年这座农校的校门。右边的门柱上，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：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。进入校门，迎面就看到一块巨石上刻着袁隆平亲笔书写的两行字：杂交水稻发源地，安江农校纪念园。旁边的标语碑上，映出一行袁隆平的手迹：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。

我们漫步在校园的林荫道上。刚才一路看到的这些话、这些字，如一丛从火苗，在我的心间跳动！一股股思绪，在心胸里滚动。

32年前的一天，省里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要我去采访袁隆平，写写他。

我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。袁隆平太忙了，根本安排不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。我只好先从外围入手，与他的助手、学生、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，了解情况。7天里，他只和我见了两次面，每次不到两小时。就是这次采访，我写出了报告文学《中国杂交水稻之父》，发表在1995年第二期的《当代》杂志上。从此，这位脚踏实地，“把论文写在大地上”的科学家，就鲜活地立在我的心里了。

1953年，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，被分配到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任

教。1962年，他带领40多名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，住在生产队干部老向家里。当时，队里刚刚收过稻子，老向家却一日三餐中两餐都喝粥。“不是刚刚打了谷子吗？”袁隆平有点不解。“不够吃啦！不从现在省起，明年春荒怎么度过？”接着，老向叹息一声，又说，“要是每亩地能产800斤、千斤，该多好啊！我们就不用饿肚子了。”老向的这一声叹息、这一句话，如一记重锤，重重地砸在袁隆平的心上。一个要让“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梦想，就是这时候在袁隆平心里萌生的。

我们在校园里缓缓地走着。前面出现了一片水田。陪同我们参观的朋友突然伸出手来，指着这丘水田说：“袁隆平当年就是在这块田里发现那株天然杂交水稻的。”

“啊！”我们不由得停住脚步，凝视着面前的这丘水田。水田刚刚犁翻平整过，还没有插上禾苗。这时，被水漫盖的田面，明镜一般，在阳光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此刻，我的思绪，一下子又跳到了那一次采访上。

某一天，袁隆平在学校的一块试验田里，意外地发现一株禾苗长得特高特粗，大有“鹤立鸡群”之感，四周的禾苗在它面前黯然失色。一时，他惊呆了，喜煞了，在心里直喊：奇迹！奇迹！

他一下子捧起这蔸禾穗，细心地一穗一穗地数着上面的谷粒。每一穗上都有上百七八十粒稻谷。他满心

期待来年这些稻谷播下去，能给自己带来喜讯。

哪知，第二年，含苞抽穗时，禾苗却高的高，矮的矮，参差不齐。接着，有些灌浆、撒籽了，有些还在抽穗、扬花，成熟得早的早、迟的迟。几百蔸禾穗，没有一蔸超过它们的前代。

他第一次的希望，就这样破灭了。

善于总结经验的袁隆平，从这蔸“鹤立鸡群”的稻穗中得到了启示：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。只有找到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，才能有理想的收获。此后，他们走出校园，到云南，到海南，寻找着，探索着……

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，静静地来了。

海南岛的田野里，水稻开始抽穗扬花。马上就要进行杂交处理了，可是要到哪里才能找到野生稻呢？

这些天来，袁隆平翻山越岭，深入到黎家山寨访问农友，到荒凉的田野里四处寻觅。常常由于精神过于集中，蚂蟥叮在腿肚子上，胀鼓鼓地吸饱了血掉下来，他都全然不知。

这一天，袁隆平派他的学生也是助手李必湖，到南红农场调查野生稻的分布情况。李必湖与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，在田间边走边谈。李必湖把袁隆平的“利用远缘野生稻与常规栽培稻杂交”的构想，详细地讲给冯克珊听。

冯克珊被他们的精神感动，当就说：“我听人讲，有一个地方可能有野稻。现在我们就去那里找找。”

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之间的一座

铁路桥边。这里有一块沼泽地，一个水沟边的杂草间，果然长着一片野生稻。这时，野生稻正扬花抽穗，特征明显，很容易与常规稻区别。它株型匍匐，茎秆细长，叶片狭窄，穗头短小，穗上长有长长的红芒。

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把打开水稻杂交之门的钥匙，就这样找到了！袁隆平将这株雄花败育野生稻命名为：野败。这是1970年11月23日。

1973年，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小组，以及全国许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，在“不育系、保持系、恢复系”三系配套的杂交稻的科学思路指导下，终于培育出了优秀的杂交稻。这一年，湖南省农科院1.2亩试验田，亩产高达1010斤……

现在正是初夏，校园里一株株古香樟，新叶覆盖老叶，生机勃发。袁隆平爱好广泛，多才多艺。他参加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，就购买了一把小提琴。闲暇时，他常在这片香樟林里，拉响他心爱的小提琴。他在这个校园里生活工作了37年，在这里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。校园里的一切，都留有他的生命印记。

在袁隆平的旧居里，我们看到这样两句话：“我没有评上院士，说明我条件还不够。我要努力工作。但我努力工作，不是为了评院士。”“人身上最值钱的东西，是脑袋里的知识。钱够用了就行了。多了是包袱。”联想到30多年前采访时有些还不太明了的地方，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。

袁隆平离开我们4年了。那天是2021年5月22日。次日一早，我接到《湖南日报》编辑的电话，要我写篇怀念文章。那时那刻，我有多少话想说啊！不一会儿，我就写出了短文《端起饭碗就想你》。

袁老啊！你走的时候，你心里的那个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梦，已经圆了。你立志要种出“海水稻”，让国家大片大片荒芜的盐碱地，变成丰产、稳产的良田，这个难关也被你攻克下来了。你那个“在禾下乘凉”的梦，在你的后来者的努力下，也正在一步步接近……

麦子黄了。

一望无际的麦田在晨风里翻涌，麦芒齐刷刷刺向天空，像是大地举起的千万支金箭。

与往年不同的是，井台边磨镰刀的“噌噌”声，已被远方地平线传来的低沉却渐次清晰的轰鸣取代。那是拖拉机队前导车的引擎声，预告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麦收来临。

小雷从驾驶室里跳下来，用力伸了个懒腰。一夜奔袭数百公里，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，脸上却写满兴奋。小雷是农机手，是个90后，高中毕业后就一头扎进联合收割机的世界。他黝黑的皮肤在晨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，手臂肌肉线条分明。

村道热闹起来。不再是扁担钩子碰撞的叮当，取而代之的是卡车在田埂压出的闷响，以及联合收割机那庞大身躯与地面摩擦的吱嘎声。一辆辆巨型机器在村民好奇又敬畏的目光中，缓缓驶入村口的空地。它们身上还带着山东或河南的泥土气息，那是它们刚征服的另一片金色海洋。

小雷爬上庞大的联合收割机。这台绿色的“巨兽”，比两间平房还要高大，钢铁的关节在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。他抚摸着操作台，像对待一个忠实的伙伴。机油味、柴油味，还有一丝金属的腥气，混杂成他最熟悉的“麦收味”。

“轰”，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，引擎被点燃了。那声音不再是拖拉机零星的突突，而是像一头被唤醒的猛兽，发出低沉

而持续的咆哮。麦田入口处，机器的宽大割台缓缓放下，如同张开的巨口。

割刀飞速旋转，发出“嚓嚓”的密集声响，麦秆被瞬间斩断，整齐地倒入机器深处。麦穗被脱粒，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从机器的输送口喷涌而出，直接灌进并行的运粮卡车车厢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快得让人目不暇接。

漫天扬起的麦壳碎屑和灰尘，在阳光下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柱。小雷坐在驾驶室里，专注地盯着前方的麦田，双手熟练地操控着方向盘和操纵杆。

“他们像追着太阳跑，从南往北，一刻也不停歇。”老庆叔不知何时站在我身边，他佝偻的腰身，曾是这片麦田中最坚实的丈量者。他手中的镰刀，如今更多是用来清理田头地角的杂草了。

“龙口夺食哩！”老庆叔忽然抬高了声音。这句古老的谚语，在今天有了新的解释。以前是人与天争，现在是机器与天争，与时间争。

夜幕降临，麦收仍在继续。联合收割机头顶的射灯和卡车车灯亮了起来，像两排移动的星星，在深蓝色的夜幕下，把收割机前方的麦田照得亮如白昼。小雷只扒拉几口饭，又钻进了驾驶室。这片麦田收完了，还有下一片，再下一片。他们是麦浪上的“追风者”，是高速公路上的“候鸟”，赶着季节，追着成熟。

“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得往北走了。”他声音有些沙哑，但眼神里带着收获的满足，“下一站，河北。”

走出一楼小院门口，下台阶向右拐，沿着围墙走到小区的一条散步甬道上，一共15米的距离。

这里原本没有路，我买了20多块椭圆形的青色踏步石板，均匀地铺在地面上，就成了一条稍稍带些弧度的小径。

石板小径的右边，是两米多高的小院围墙，墙体下半截用砖砌成，上半截嵌上木栅栏，有菱形的栅格。傍着墙根，种了十来棵月季和名为“七姊妹”的蔷薇。它们柔韧带刺的藤蔓，攀着几根插在地里的竹竿，缠绕盘曲，一直爬到木栅栏的高处。5月下旬，我粗略数了一下，已经结出了几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花苞。不难想象，当它们绽放时，五颜六色的繁密花朵，衬着整面白色的围墙，该是怎样的奢华酣畅。

这一景观将持续整个夏季。但此刻眼前所见也足以动人——在它们的空隙处，两株毛地黄正在开花，一株是桃粉色，另一株是玫红色，成串喇叭形状的花朵，吸引了几个头颇大的黄蜂飞进飞出，嗡嗡声不绝于耳。

小径的左边，是等距离栽种的几丛灌木，分别是一棵枝叶纷披的丁香，一棵圆丘状茂密的小叶黄杨，一棵造型清秀的天目琼花，根部被墨绿

色的聚乙烯隔根板围成圆圈。它们也是一道分界线，隔开了外面的一片空地，那是一处规划中的绿地，尚未植草，到了夏天，野生的茵陈蒿茂盛浓密，曾经藏下过流浪的橘猫一家。

在这几簇灌木之间的一处空隙，我栽种了半米见方的德国鸢尾，正值盛花期，数十朵蓝花闪动着丝绸般的光泽，不辜负“蓝色妖姬”的绰号。另外的间隔处种下的是片萱草，叶片

后，我蹲在地上，在石板的两旁和缝隙间，种下了近百株细小的芝樱花，它是能够过冬的宿根植物。深秋草木凋零，它浅白枯干的茎秆紧贴地面，头发丝般细小，却能够扛过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，春末夏初，地面又绽出缕缕清新的绿色，一天天长大，长到婴儿手掌般大小，开出娇艳的紫色小花。

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，众多花卉

十五米长的花径

彭 程

轻盈飘逸，等鸢尾花凋落后，它那金黄色的花朵将如期登场。在灌木丛的外边，我挖了一道浅沟，撒下了格桑花的种子。如今花苗虽然只有一寸多高，但它的生长速度惊人，两个半月后就能蹿到一人高，成为一道茂密的屏障，茎秆顶端高举起素雅清丽的各色花朵，在风中轻盈地摇曳。

石板小径的周边，则是地被植物的园地。当年将踏步石埋砌在地里

依照自己的生命节律渐次开放。打前站的是丁香花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。花谢后结出一串串深褐色果实，形状像是缩微了上百倍的香蕉。正在开花的是天目琼花，细小的白花有着类似黄瓜的清新香气。接下来，门口左侧的一株凌霄，会攀援上拱形木门的顶端，在上面开出一簇簇橙红色的艳丽花朵，灼灼闪亮仿佛燃烧的火苗。

端详中，我的目光穿越了时光，看见它们已经长成密密麻麻的果子，被浓密的绿叶映衬着，闪耀出深红色的光亮。

我少年时期在林中小屋度过，有人觉得这更适合写童话，就给予了鼓励。但写童话并不容易，我在这方面极尽努力，却无法超过《少年与海》《橘颂》《半岛哈里哈气》《寻找鱼王》等小说。为什么？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可能就是过多地从“类型文学”的角度去要求自己，创作力受到了限制。

真实的情况是，很多作者都觉得童话好写，无非是让小猫小狗或其他东西，像人一样对话和想事，比如遇到了什么妖怪之类的。真正优秀的童话可不只是这样，它一定有内在的特殊性，有相当多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。好的童话作品孩子痴迷，家长也感兴趣。拙劣的“童话”，如果是写动物的，不过是把一个“人”换成了一种“动物”而已，这不难。要写出只有动物才有的那种单纯和懵懂、茫然和天真、自然天成的生命属性，有属于某一种生命的“物性”，这很难。

不过，也有人认为只要熟悉动物就能写好动物，那可不一定。实际上要写好一只猫，更要对人、对人类社会有深刻的理解。人是万物的灵长，他们之间更可感知、更可交流。在广阔深渺的生命世界中，有很多生命的情感模型是一样的。有研究表明，连小鸟都和人极为相似：它也会高兴和忧愁，受到打击也痛苦，也需要爱；它也会因为情感的内部分泌发生变化。有家中的布偶猫，20多天没见主人，结果得了抑郁症。动物的情感模型，很大一部分和人是一样的。凡生命都有许多相似性，只是外表不同。我们对人、对人性、对社会层面的理解深度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理解深度。

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经验，是理解万物的基础，也是进入它们的重要路径。尽管道理上是这样，我们却不能

因此而荒废对“异类”的研究，不能以人间的所有经验来代替它们。动物仍然有特别的、不可与人比拟的、从外观到表达各种生活习性的种种复杂性。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毕竟多，成年人整天和人打交道，而童年跟动物、植物，以及其他生命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一些。我们要在理解人的前提下，努力地去理解动物。

英国作家波特擅长写兔子，关于兔子的童话让她一举成名。因为她一直在研究兔子，是这方面的专家。看来童话写作要建立在对动物特殊的、深入的交流和接触的基础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

我们的童话写作现在面临的问题，在我看来第一来自简单的模仿，第二来自对童话创作难度的误解。真实的情况是，它比其他作品更难写。由于作者习惯了表面化的模仿，看到一些所谓的童话畅销书广受欢迎，就照葫芦画瓢写起来，认为没有比这再简单、更容易成功的了。这会造成一种极大的浪费。

我们写童话要极其小心。有多少童话是合格的、在基本水准之上的？可能永远不如我们想象的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难了：貌似简单的东西，往往是最难的。

面对童话这种体裁的选择，要非常谨慎，要想好有没有能力把面前的重物托举起来？它是一次沉重的托举，绝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。写小猫、小狗、小鸟、蚂蚱，多简单。它们的体形比较小，灵魂就一定是轻的？不，当我们接触这些“异类”的生命和灵魂时，会有种神秘的感觉。我们面临的表达和描述的任务，将是极其沉重的。

文思

叶 青

当万亩滩涂的黑泥油涌动时，村民们便开始卷袖忙活。

首先登场的是跳跳鱼。村民身怀绝技，把脚踩到泥洞里，踩出一汪水来，就能判断跳跳鱼在哪个方位；打个洞，凭娴熟的技巧，逐一收入囊中。跳跳鱼可油炸，可做捞面，也可以用稻草熏成鱼干。随着节气的推进，海涂里的“冬虫夏草”——沙虫、补气血的血蛤、不带沙子的泥螺、以只论价的“望潮”等滩涂尤物纷至沓来。

沿海岸线逐浪耕海，也是讨小海的一部分。渔民驾船往海里投放地笼，两到三天收网一次。收获的品种各式各样。量最大的是八爪鱼，上百斤在船舱里蠕动翻滚，到了厨师手中，用力摔打几下，就能炒出弹牙的佳肴。还有青蟹，可以清蒸、酒炖、红烧，中秋前后最为肥美。各种小黄鱼、豆腐鱼、沙丁鱼和多种贝类则无法枚举。若是有一两条自投罗网的石斑鱼，更是让人喜不自禁。

我熟悉的乡民老徐，是滩涂养殖的好手。一个下午，我遇见他穿着油布衣裤，从滩涂里带回第一茬泥螺。村口的桃花正盛，这时的泥螺也叫桃花泥螺，用青椒和洋葱切丁爆炒，能唰出满面春风。老徐养青蟹、蛏子、蛤蜊、对虾，有规模颇大的蛏田。蛏子是海田里的荷花，虽淤泥而居，清洗后却白嫩丰腴。

我与朋友一行在老徐推荐的一家餐厅品味“滩八鲜”，吃到学名叫四指马鲅的海鱼。它样子像鲈鱼，当地人有鉴别的口诀：“四指马鲅认准胸，四根丝条像小弓。”

在这家餐厅，我第一次品尝到臭梧桐叶汤。臭梧桐是长在岛上的野菜，其貌不扬的嫩叶，做出的野菜汤清香爽口。我还第一次见到吃蝤蠓的蝤蠓虎，这种生性凶猛的鱼类，摄食鱼虾蟹贝，味道自带海鲜甘甜。还有长在礁岩上的海草，颜色翠绿。黄色褶牡蛎生吃，蛎肉用矿泉水淋一下后凉拌，鲜味逼人……这里的“滩八鲜”何止八鲜，据说各家餐厅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，各有特色。

多味斋

大地

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 周舒艺

绽放与凋谢相继相续，石径上总是有枯萎了的花瓣，星星点点。最近散落路面的，是紫色的紫藤花，还有白色的绣球花瓣。它们在石板上滑动时，发出细碎的窸窣声。

这样低分贝